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1917—2000

(III)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JINGDIAN

朱栋霖 主编 吴秀明 本卷主编

与《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相配套，以新的文学观、文学史观重新遴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精炼地体现出百年中国文学进程与辉煌成就。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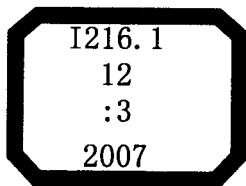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1917—2000 (III)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JINGDIAN



朱栋霖 主编
吴秀明 本卷主编



I216.1

12

:3

2007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1917—2000(三)/朱栋霖主编,吴秀明本卷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ISBN 978-7-301-11205-2

I. 中… II. ①朱…②吴… III. ①现代文学—作品—中国—高等学校—教材②当代文学—作品—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026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1917—2000(三)

著作责任者: 朱栋霖 主编 吴秀明 本卷主编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205-2/1·083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5 印张 45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新闻传播学等专业的主干课教材,与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相配套,被列入教育部“十五”国家级教材规划。

20世纪中国文学曾经产生许多优秀的作品,它们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本书选目,旨在以新的文学史观、新的文学观重新遴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选篇包括小说、新诗、散文、戏剧诸文体,各时期重要作家、各种风格流派的代表性作品。也适当遴选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代表性作品。本选本以最精炼的选目,希望从中呈现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为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提供一个有新意的、实用性强的作品选读本。

本选本强调教学实用性。考虑到高校扩招,各校学生多而图书少,本选本选录了几篇重要的中篇小说与多幕剧,以供教学之需。有一些文学名篇,已被现行中学语文课本列为精讲篇目,又为各种选本多次选录,为节省篇幅,本书一般不再重复选入。

长篇小说是现代文学教学的重点之一。限于篇幅,长篇小说不能入选,分别存目于第一卷、第三卷选篇目录之后。存目作品在于给本课程教学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任课教师可根据各校教学情况与学术特点,选择其中部分作品指导学生阅读。我们不主张提供长篇小说的故事梗概,为的是引导学生直接阅读原著。

入选作品,尽量采用初版本;若初版本难找到,或初版本与重版本的文字无大的变化,则采用通行的重要版本。所有入选作品的版本出处,均在该作品后以括号注明。

本书编目,在每卷每一文体内以作品发表或出版时间为序编排,同一作家有若干篇作品入选的,则相对集中于该作家首篇入选作品之后。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作品本应与大陆作家作品一起按发表时间编排,考虑到教学时查阅方便,这部分作品则相应集中在每一文体的后半部分。

本书编选工作由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合作完成。

全书四卷：

第一卷 小说(1917—1949)

张福贵 主编

第二卷 诗歌散文戏剧(1917—1949)

龙泉明 主编

第三卷 小说(1949—2000)

吴秀明 主编

第四卷 诗歌散文戏剧(1949—2000)

汪文顶 主编

编选工作获得海内外专家的支持和指导,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与建议;教育部高教司和文科处领导一贯高度重视与支持;北京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张雅秋投入了大量劳动。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热诚地希望海内外同行教师、大学生对本教材提出宝贵意见。

朱栋霖

2006年11月4日

中长篇小说作品存目(1949—2000)

梁 斌

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版)

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作家出版社 1958 年版)

欧阳山

三家巷(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柳 青

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0 年版)

杨 沫

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罗广斌、杨益言

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 年版)

姚雪垠

李自成(一、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1976 年版)

古 华

芙蓉镇(原载《当代》1981 年第 1 期)

路 遥

人生(原载《收获》1982 年第 3 期)

李存葆

高山下的花环(原载《十月》1982 年第 6 期)

陆文夫

美食家(原载《收获》1983 年第 1 期)

张 洁

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张贤亮

绿化树(原载《十月》1984 年第 2 期)

刘索拉

你别无选择(原载《人民文学》1985 年第 3 期)

韩少功

爸爸爸(原载《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

莫言

红高粱(原载《人民文学》1986年第8期)

贾平凹

浮躁(原载《收获》1987年第1期)

王朔

顽主(原载《收获》1987年第6期)

池莉

烦恼人生(原载《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

王蒙

活动变人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凌力

少年天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张承志

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陈忠实

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林白

一个人的战争(原载《花城》1994年第3期)

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原载《收获》1995年第6期)

王安忆

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王小波

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

刘以鬯

酒徒(香港海滨图书公司1963年版)

西西

我城(香港素叶出版社1979年版)

金庸

射雕英雄传(三联书店1994年引进版)

朱天文

荒人手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4年版)

目 录

小 说 (1949—2000)

前 言/1

萧也牧

我们夫妇之间/3

王愿坚

党费/16

王 蒙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23

春之声/49

宗 璞

红豆/57

茹志鹃

百合花/78

赵树理

“锻炼锻炼”/85

陈翔鹤

陶渊明写《挽歌》/99

刘心武

班主任/108

高晓声

李顺大造屋/125

张 洁

爱,是不能忘记的/140

谌 容

人到中年/152

目
录

- 汪曾祺
 受戒/213
- 扎西达娃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227
- 莫 言
 透明的红萝卜/243
- 残 雪
 山上的小屋/277
- 刘 恒
 狗日的粮食/280
- 格 非
 迷舟/289
- 余 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306
- 池 莉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312
- 陈 染
 嘴唇里的阳光/323
- 刘庆邦
 鞋/336
- 陈映真
 将军族/345
- 白先勇
 游园惊梦/355
- 西 西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371
- 张大春
 将军碑/381

小 说

(1949—2000)

我们夫妇之间

一 “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逢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我着急得不知道怎么看好！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后，上山割柴禾，可是天气太短了！一下工，天很快就黑了！所以一直割了半个多月，才割了不少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卖了二千块边币，秤了两斤羊毛，问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这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会打，打的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昏时候，手拿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好的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底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的流过村边。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朦胧了的睡眼：“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土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棉花条儿），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的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整理工作材料；她呢，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但在这些日子里边，我们不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看你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二 “……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

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那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鸡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的像只猴儿，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翘了个二郎腿，含了根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那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的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百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不下不来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摊上坐下了！还是她先开口，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豹子”，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那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不看场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板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有了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

没布呢！一枝连一枝的抽！也不怕薰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啦：“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没了钱了，你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拣起来，卷着抽！”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唰”的就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有兴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哈！脸红啦！脸红啦！”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我对她的一切的规劝和批评，完全是耳边风！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弄得我也无言答对，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我，倒像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破例的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今年六七月间，连日天雨，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消息；突然，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了！每天报来，她就抢着去看。我发现，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她一面读着，不断地发出惊叹：“呵呵！怎么得了呀！才翻了身的农民，还没缓过气来，地又叫淹了！呵呵……”

有一次，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她看着报，就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着好呵！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噫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噫！说呀！你说呀！”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出口说了句俏皮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法治！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你操心也枉然！”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通到我的额角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我说：“反正不是你家！”她却真的又生我的气了：“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我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当当当’的好成份！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她把桌子一拍：“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就再也不理我了，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过了几天,我恰好得了一笔稿费;够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以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淇淋”……我很高兴,我把钱放在枕头心里,不让她知道。

第二天,我正准备取钱上街,钱却怎么找也找不见了,心里真着急。我只好问她:“我的钱呢?”她说:“什么?钱?哪里来的钱?你交给谁啦?”我继续找,直找得头上冒烟!她却“噗嗤”一声笑了!我知道准是她拿了,于是我就很正经他说:“这钱不是我的!”“得了!你别唬弄我没文化了!稿费单上还有你的名字呢!”“是,是,我这钱,我有用处!我要去买一套‘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好好加强理论学习,比什么也重要!”“谁还知不知道谁哩!加强你的‘冰鸡宁’,‘烟斗牌’烟去吧!”我一看不对头,只好恳求了:“你拿一半行不行?”她却说:“我早给家寄走了!”我不免吃了一惊:“真的?”她说:“唬弄鬼!”

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这钱是我的!你不应该不哼一声就没收了!”那知她的嗓音更大:“你没花过我的钱?嗯?你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我说:“不稀罕!反正你得检讨检讨,你这样做对不对?”她说:“对!家里闹水灾,不该救济救济么?”我说:“你把钱捐给救灾委员会,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识强,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那还不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她却真的火了:“反正比浪费强!钱我是寄走了!你看着办吧!”我说:“咱们分家!”她说:“马上分!今儿格黑价(今天晚上)你就不行盖我的被子!”我说:“好好好!”我一扭头就走了……

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的跳起舞来,这正好解闷,我就去参加了!

我正下场,忽然发现:她抱着孩子来了!一看她的神色,知道糟了!她气冲冲地,直窜到我的面前,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你倒会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你抱抱吧!”我说:“跳完这一场就回去!”她二话没说,把孩子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擦,雄赳赳地走了……

孩子不见他妈,就“哇哇”地嚎啕起来,和着手风琴的伴奏,发出一种奇怪的音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红着脸,抱起孩子,回到卧室里去。只见她伏在桌上写字呢!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一看,原来她在给我写信:“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她发觉我来,马上又把纸撕了!

孩子见了妈,挂着两行眼泪,笑着,跳着,“哇!哇!”地叫,向她扑去,她才接过孩子,解开怀来喂奶,一面走到门边,背贴着门,向我命令地说:“不许走!咱们谈判谈判!”

三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

她对我,越看越不顺眼,而我也一样,渐渐就连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方,我也看不惯了!比方:发下了新制服,同样是灰布“列宁装”,旁的女同志们穿上了,就另一个样儿:八角帽往后脑瓜上一盖,额前露出蓬松的散发,腰带一束,走起路来,两脚成一条直线,就显得那么洒脱而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我这些感觉,我也知道是小资产阶级的,当然不敢放到桌子面上去讲!但总之一句话:她使我越来越感觉过不去,甚至我曾经想到: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我欢欢喜喜的打发她走了,精神上好像反倒轻松了许多!

我想她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的了!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我们分手以后,约摸有个半月的时光,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却对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然而孩子总还是十分可爱的!我一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牙牙”欲语的神气……,我就十分怀念!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那知道一见她,她却向我一挥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

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

当她到了那机关不久,找来了一个保姆:姓陈,叫小娟。样子很伶俐,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机关里。那“老妈子房”里的掌柜,领着小娟来上工。一进门,指着我们俩,对小娟说:“这是小少爷的母亲,这是……”

小娟毕恭毕正的向她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太!”那知道我的妻,一听“太太”两个字,就像是叫蝎子螫着了似的嚷起来:“呀!呀!别叫别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叫我张同志好了!记住!我叫张同志!要不你就叫我大姐!”她说着就把小娟拉到